

ZHONG GUO JIN DAI SHI TONG JIAN

中国近代史通鉴

1840—1949

主编 戴逸

第八卷
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中国近代史通鉴

史全生 主编

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

中 册

目 录

第六篇 文献史料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1)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黄绍竑 (1)
四一二大屠杀纪实	(9)
上海四一二事变目击记	慕中岳 (48)
四一二事变点滴	周振强 (53)
就四一二惨案对国民党的抗议书	郑振铎等 (54)
关于“抗议书”的说明	胡愈之 (57)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58)
清党与宁汉分裂	李宗仁 (59)
各地“清党”资料一组	(67)
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	郑庭笈 (78)
“马日事变”亲历记	魏 镇 (80)
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	梅 原 (103)
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	(138)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领导机构和主要组织.....	(138)
党的“八七”会议.....	(145)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146)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经过史稿.....	(182)
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节录)	彭公达 (186)
关于广州起义经过史稿.....	(199)
广州苏维埃宣言.....	(203)
广州苏维埃职员名单.....	(206)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叶剑英 (207)
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	(215)
陈雅泉关于广州暴动经过情况报告.....	(222)
工农的广州.....	(223)
广州暴动之回忆(节录)	张发奎 (225)
广州大暴动纪要.....	(237)
粤军四路迫城下.....	(247)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与西征	(250)
徐州特别会议纪录.....	(250)
军事委员会拟定西征北伐总作战计划.....	(253)
豫东大战	冯玉祥 (259)
豫北大战	冯玉祥 (286)
冯玉祥关于进攻鲁西至克复京津军事纪实.....	(300)
白崇禧关于进攻保定及北京军事报告.....	(313)
白崇禧关于肃清关内直鲁残军军事报告.....	(325)

完成北伐	冯玉祥 (341)
重建中枢, 绥靖两湖	李宗仁 (353)
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李宗仁 (366)
蒋介石关于西征经过的报告	(377)
四、国民党新军阀内战	(378)
回忆编遣会议	周 玘 (378)
新粤桂战事	黄绍竑 (390)
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	程思远 (422)
蒋介石颁发对冯玉祥西北军作战命令及计划 (附战斗序列)	(437)
蒋介石关于讨伐冯玉祥军事报告	(443)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	(450)
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	凌勉之 (457)
蒋桂战争时期的冯玉祥	黄建平 (464)
汪精卫与扩大会议	李俊龙 (471)
阎锡山与扩大会议	冀贡泉 (487)
冯玉祥与扩大会议	邓哲熙 戈定远 (497)
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	刘 冀 (501)
蒋介石关于制订讨伐阎冯部署与作战计划报告	(535)
十年观潮记 (节录)	王芸生 (548)
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562)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562)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政治决议案	(565)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592)
土地法.....	(594)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	(596)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	(598)
土地法.....	(601)
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扩大的总形势 ... 典 琦	(606)
全国红军概况.....	(61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61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62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	(62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资料(二则).....	(63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	(636)
红星在西北 埃德加·斯诺	(638)
六、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和红军的	
反“围剿”斗争与长征	(673)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	(673)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攻 谢慕韩	(683)
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	(691)
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俘脱逃记 公秉藩	(707)
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	(727)
蒋军王金钰、上官云相部在江西被歼纪实	
..... 李大同	(733)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言论摘录(六则).....	(754)
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攻纪略 宋瑞河	(757)
关于“围剿”赣西南红军经过史稿.....	(771)

关于“围剿”福建红军经过史稿.....	(778)
关于“围剿”赣东南红军经过史稿.....	(807)
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	杨伯涛 (813)
长征	埃德加·斯诺 (831)
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 ...	晏道刚 (857)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	(905)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925)
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	(939)
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	
事变.....	(948)
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柳条沟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 ...	(948)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	赵镇藩 (960)
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	洪 钊 (969)
九一八事变目击记	李树桂 (974)
九一八事变纪略	李济川 (983)
日军占领哈尔滨经过.....	(989)
马占山反正经过	李铭新 (998)
蒋作宾日记选录	(1003)
蒋介石给张学良的不抵抗电令	(1040)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	(1041)
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 (节录)	(1044)

中华民国外交部工作报告	(1045)
日本政府与军部对李顿调查团的接待与说明 ...	(1047)
日本在满机构对李顿调查团的接待分工和满铁的 活动	(1052)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1058)
中共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	(1065)
中国各地苏维埃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告全国民众书	(107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 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	(1073)

第六篇 文献史料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黄绍竑

—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我是同蒋介石合谋发动的桂系军阀首脑之一。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

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那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我写这一篇资料，目的主要是暴露事实真相，可能写得不全面，分析批判更是不够的，希望读者指正并严加批判。

二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宁接到李济深从广州拍来急电，要我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那时我因家眷还住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因而我这次去广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乘专轮到广州后，立即同李济深见了面。他取出一份蒋介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给我看，内容是要李济深和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问题。电报里虽然没有说明是什么重要问题，可是李济深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料定，一定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露骨了。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彼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决定同去上海。他说，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他并且提醒我说，现在码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监视很严，我们行动要秘密。我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妻子。为了保持行动秘密，她劝我把留了六七年的落腮胡须剃去。我就匆匆忙忙剃去胡子，坐了一只

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轮船泰山号。

在泰山号船上，我同李济深见了面，同行的还有冯祝万（那时他是参谋长还是财政厅长，已记不清）、陈孚木及随从一人。我们当晚10点多钟就到了香港，李民欣早已在码头上秘密迎接。他同香港的一班买办有联系（他的老婆是香港某买办的女儿），从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已经由他办好了。我们下了省港轮船泰山号，马上就上了美国邮船庇亚士总统号。第二天，邮船就向上海开行了。

在由香港赴沪途中，我们在船上也作了几次秘密谈话，内容无非是补述一些当地情况和商量到上海以后的共同主张，由陈孚木作记录。陈孚木是廖仲恺被刺时同时遇难的陈秋霖的老弟，此行替我们担任秘书。

4月2日上午，邮船驶入黄浦江，还没有泊码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谋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乘海关小火轮到船上来迎接我们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们说，租界里万不能住。他说：“自从我军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他们同租界里的外国军警隔着铁丝网对峙着，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险。白总指挥要你们两位到他的总指挥部去住。”我们就乘小火轮直接开往设在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我们在小火轮上看见满江外国兵舰的大炮都褪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区，情况的确相当严重。船到了高昌庙，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码头上迎接我们，李宗仁也住在总指挥部里。

三

在我们到达上海以前不久，蒋介石就已经到了上海。我们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同来的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挥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到会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

持了。”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从而，我的结论自然也是“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在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辩护，把南京惨案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说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诬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吴稚晖的发言满口无锡土音，我不大听得懂，只听见他

说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谬论。他的话我虽然不太懂，但是当时我对他这个人还是相当“敬仰”的，认为他是“理论家”（蒋介石称他为国民党的“瑰宝”）。陈果夫不大说话，我同他是第一次会面。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挡手。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部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

这次秘密会议上各个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栗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企图扑杀革命的反动阶级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而我们这几个桂系军阀头目追随蒋介石合谋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也就从此开始。

四

在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查阅当时上海报载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上此二人并未参加）。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如何，当时我并未看过，现在将查到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咨文摘录如下：

“（衔略）窃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议，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下略）”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四月二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监委二十人

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三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三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汛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蒋介石的这个复函看来，似乎蒋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是一贯搬弄这一套手法来掩人耳目的。

最后，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联名发表了一通长达三千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摘武汉国民党左派“不合者”二事，列举“可痛心者”九事。电文最后说：“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詎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纓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披沥奉陈，敬候明教。”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

完全成熟。从这个“护党救国”通电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帮会流氓以及我们这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P9—15，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

四一二大屠杀纪实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一 上海工人纠察队成立的经过及 蒋在事变前的阴谋

我上海工人自前年五卅以来，完全统一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买办阶级、流氓、侦探艰苦奋斗，不仅为自身谋解放，兼以为市民争自由，为全国求独立解放。自北伐军兴长驱入赣浙，本会更率领全上海八十万工友急谋响应。远在去年十月，即曾起义一次，不幸失败，工友死者十余人；被拘者百余人；失业者五百余人。今年二月二次起义又不成，工友死者四十余人被拘者三百余人，失业者千余人。直至三月二十一日三次起义，全上海八十万工